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黄德海 ◎ 主编

2018^年

中篇小说选粹

Selected Novellas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黄德海 ◎ 主编

2018年
中篇小说选粹

Selected
Novellas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中篇小说选粹 / 黄德海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1
(2018·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 续小强主编)
ISBN 978-7-5378-5787-1

I. ①2… II. ①黄…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1093号

书名：
2018年中篇小说选粹

主 编：黄德海
策 划：王朝军
项目统筹：庞咏平

责任编辑：赵 婷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96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787-1

定 价 59.8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尝鼎一脔(代序)

/ 黄德海

有一阵子，或者是一直以来，我很羡慕唐兰（字立厂，厂音 ān）讲词的境界，见于汪曾祺《唐立厂先生》——

唐先生兴趣甚广，于学无所不窥。有一年教词选的教授休假，他自告奋勇，开了词选课。他的教词选实在有点特别，他主要讲《花间集》，《花间集》以下不讲。其实他讲词并不讲，只是打起无锡腔，把这一首词高声吟唱一遍，然后加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评语。

“‘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

这首词就算讲完了。学生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从他的做梦一样的声音神情中，体会到了温飞卿此词之美了。讲是不讲，不讲是讲。

这篇小引，我很希望像唐先生那样，写上一两个字，然后加上感叹号，就此交差。不过这样好像显得太乖于体例，想来想去，决定从六篇小说中各选一点儿文字，加几句评语，说不定有心人可以于此一脔知鼎，忍不住要看看这些小说究竟好在哪里？

这件事金安还真琢磨过。将棺材盖支楞着，弄一个像老鼠夹子一样的机关？有一天，动不得了，不要活了，心灰意冷，带十几个杨二嫂的包子馒头，趁天黑，一个人，将新油漆味与沙树板子松香混合着

的棺材，背到小灃河堤边提前挖好的墓地里，六尺深，三尺宽，六尺长，头朝东，脚朝西，仰面躺进棺材里，枕着新荞麦枕头，盖着新棉被，一边吃包子，一边由支起来的板缝里看一线蓝天里早晚光线变换，日月星辰隐现，听堤上草木间蚩蚩叫，吱吱嘘嘘，稀里稀里，它们的二泉映月，听小灃河隔着堤在泥岸下石头上流淌，水牛蹭背似的，听村里传来的哗哗的麻将声。妈说馒头要慢慢嚼才好吃，才甜，他将这句话也告诉过儿子。吃完馒头，最后下决心，将引绳一拉，啪的一声，棺材盖带着泥土盖下来，堆在四围的泥沙也瀑布般倒入，将他盖进黑暗里，最后的黑，没有一丝光，也不要魏家河的八个男将黑衣黑裤抬棺，也不要汪梁冈的三个和尚念经，也不要黑龙潭的两个道士作法，也不要匡埠的五人乐队打锣吹唢呐，也不要凤英领着三个女子哭，也不要儿子顶着白麻布，腰里捆着草绳子，在小强旁边抽烟，也不要公安干警儿媳妇在儿子身侧玩手机，也不要小宝向培优班告假说爷爷死了，老师点头同意，又布置作业说回来要写一篇作文《我的爷爷》：“我有一个关爱孩子的爷爷，他六十多岁，高高的身材，一头灰黑相间的头发以及一双圆圆的眼睛。”

——这是舒飞廉的《盗锅黑》。一个老人想到自己的死，思绪一路跟头把式地东游西荡，叙述中明显带有轻微的狂欢感，调子也从容舒展，文字顶针续芒般一个赶着一个，流利欢畅得像春日里的轻雷。如此和缓而安稳的人世情致，不闻久矣。

从两边夹持的山中狭道出来，艾薇呆住了。眼前的园子与她设想的亭台楼榭游廊拱桥的园林迥然不同，两岸莽莽苍苍的芦苇，一道白水缓缓流淌，几只木船湾在岸边，众人上船，沿河而下，沿途有两处河汊，三水分流，船不曾转弯，顺水直下，两岸或是乔木森森藤萝累累，或是平原开阔阡陌纵横，拂面的风带着初夏的温热和氤氲的植物气息，进入成熟期的小麦在田里微微摇曳，间或能看到藏在林木之间的建筑一角，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那些建筑是习修室，共十五座。

艾薇暗忖自己也算见过些世面，却还是颇为意外。她抬头，晴天丽日，几丝流云——她知道天顶是屏幕，看到的“天”是影像，只是这影像太真了，就连那投下的光线都如真的初夏阳光，有些刺眼，温度也是一样的真实。艾薇有了些汗意，前面那条船上有位女嘉宾可能忘了是在室内，从包里拿出伞来撑开。满耳鸟声啁啾，水边的金线菖蒲长出了肉色的花穗，艾薇忍不住伸手去采，惊起了藏在叶底的一只拳头大小的蟾蜍，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游走了。艾薇也被它惊得收回了手，手上沾的菖蒲香气，缭绕了一日。

——这是计文君的《琢光》。文字典雅，周致，从容，仿佛从哪部古典里走出来，却又并不是，有时代、地域和家庭的合力灌注其上。这一切与周遭相摩相荡，又生出另一个略经变化的世界，风光依旧，仪态万方，却已流年暗换，非复昔日景致。

他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又似乎相当清楚，在每天重复到被质疑和瞧不起的生活中搭建着什么坚固的东西。

不排他，不污浊，不愤怒，不傲慢，有着青年身上少见的对外界的参与感，以及置身其中的热烈的同情心。

不是站内信，不是虚构，他们成了确确实实的朋友。即便他清楚地知道这份友谊存在着明确的边界和他不愿再去探讨的地带。

在描述对于致远来说不可思议的经历时，她既不傲慢，也不拘谨，把各种事情都当成平凡的烦恼与快乐。

继论坛之后，博客也消亡了，仿佛一场物理性的删除。大家抱怨挣扎了一会儿，便也高兴地去往了下一个时代。

——这是周嘉宁的《基本美》。警句层出不穷，却没有泛滥的展开和洞察的得意，维持着抵达准确时低温的“哀矜而毋喜”，勾勒出一类青年人的动人形象，也于此哀起日常的焦虑和怨愤，变而自澄澈中透出柔和却坚韧的向上可能。

夜晚九点，雪又开始纷扬降落，客房里的酒瓶空了，马文醉醺醺地摊在地上。他渐渐醒来，双手撑地，颤颤巍巍直立而起，那条受伤的左腿竟奇迹般站了起来，仿佛某种精神化为实体，替换了他的骨与肉。得到启示般似的，马文猛地张开双臂，朝那面全身镜跑去，企图拥抱镜中的影子。在他眼中，镜中的自己同勇鉴湖里的倒影一样庄严伟岸，透露着一股足以压倒一切的勇武气质。一阵翻倒声过后，镜架歪倒在地，镜面脱离镜框，在地板上洒开一片水银色尖锐的花瓣。

——这是魏市宁的《北方狩猎》。野气丛生，榛榛莽莽，差不多是一篇现代传奇。看起来无比现实，却不知什么时候就进入幻觉，渐渐地，幻觉与现实混淆在一起，构造出一个更为丰厚的想象世界，携带着双重的动力，双重的能量。

唐山走上前，抓住白布一角，如同抓住一块巨石，缓缓掀开。先看到的是那顶假发，买时妈妈还嫌过于乌黑，现在已经有些发灰、分叉，和前天在视频里、昨天在这里看到的都不一样，他知道周兴说得没错，这次终于是妈妈本来的样子了。果然，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妈妈少了半个耳垂、耳廓卷曲的左耳，是过于光滑的结疤的左脸、额头、鼻子，微型手术调整过的嘴和下巴，然后是相对完整的右半侧脸，可是那原本正常的皮肤反而在脸上其他部分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虚假。唐山左手放下白布，想要伸过去抚摸妈妈完整的右脸、损毁的左脸，但是他的手在快要触到时停住了。妈妈生前他无法触碰她的脸，妈妈去世之后他也不能。他甚至透过自己颤抖的左手看到妈妈脸上浮现出了往常那期待、宽慰、心疼与阻止交织的神情，他的手只能在空气里，沿着妈妈脸部的轮廓抚摸了一遍。

——这是李宏伟的《现实顾问》。精密，细致，复杂，具体的人间情怀，出色的虚构气息，好像来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却分毫不差地降落在我们置身的日常之中，因而让日常容纳了比现实更多的现实，比幻想更多的幻想。

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希尔普斯，经常被和他同时期的画家杜德放在一起比较。一次群展时，希尔普斯和杜德的画又摆在了一起，且两幅画都是海景。杜德的画比较大，画的东西也多，布展的时候，他还在最后完善自己的画。他的画面上，熙来攘往的码头有斑斑驳驳的大片红色，远看仿佛是红色帆船和游轮的倒影。希尔普斯看了看杜德的画面，转身在自己那幅灰蒙蒙的海景画上也加了一大块耀眼的红色。周围的画家将之视为对杜德的嘲讽，杜德也转身离去，说希尔普斯是个疯子。孰料，希尔普斯站远处看了看，很快用手擦掉了一半红色，并用笔头处理了一下，接着又擦掉了一部分红色，直到越擦越小，希尔普斯突然意识到他不能舍弃这块红色。也是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小块红色是海面上的浮标。这留下的小块红色，让希尔普斯的那幅画朝前拉开了一个空间。那次展览后，当时的画家们说，希尔普斯用一小块红色战胜了红色杜德。

——这是王苏辛的《在平原》。小说致力于方向不明的进展，每挪动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心力，看起来举步维艰。但这进展位于某个核心之处，每一次更动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随着那小小的挪移，外在世界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嗯，好！

2018年11月12日

目 录

- 1 盗锅黑 / 舒飞廉
- 43 琢光 / 计文君
- 106 基本美 / 周嘉宁
- 145 北方狩猎 / 魏市宁
- 184 现实顾问 / 李宏伟
- 240 在平原 / 王苏辛

盗锅黑

/舒飞廉

金安早上五点就醒了。窗外一团漆黑，繁星在银河里，白霜在田野上，微光荧荧，大概都奈何不了冬月寅时的黑。这是人家铁拐李做强徒后悔了，一夜荞麦枕头上不眠，起床归还偷盗的铁锅的时刻，老天爷替他遮着耻呢。叫醒老金安的，除了膀胱里一泡热尿，还有秋裤里硬得像烧火棍擀面棍褙子棍一样的阳具，老不正经的东西啊，都五六十岁的人了，火气还这么杠，不丢人吗。金安让自己去听黑暗里传来的鸡鸣，南头晏家湾，西头何砦，东头肖家河，北头郑家河，从前乡下人多，养得鸡鸭成群，早上公鸡打鸣打擂台似的，每一只鸡的嗓子里，都含一块铜，或厚或薄，形色不一，喔喔声能织成厚毯子，毯子大红大绿，描龙画凤，现在也不太行了，稀稀落落，无精打采，像孝感商场门口促销的时候搭起的舞台，从前人山人海，眼下已经没几个人挤到台下听，台上的人又唱又跳，意绪索然，混混沌沌，好歹坚持到底。好处是，金安腹部的一点热力，终于也随着一阵阵寥落的鸡啼散掉了，热力一散，人也不用花花肠子、想七想八，“咚”的一声，金安跳下地，穿衣统袜，倒昨天烧好的开水洗脸，对着木镜台刮胡子梳头发，将自己收拾清白，一边柴房里推出电动三轮车，打火出门。

出村口，上小澧河堤的时候，晨色初萌，天也就是蒙蒙亮。他自己种

的三亩稻田、菜地一条一条，伸展在澧河堤下面。晚稻上周找郑家河的保志用收割机割了，以前收晚稻，他得将凤英由武汉叫回来，两个人又是割谷，又是打场，又是扬尘，又是晾晒，搭伙忙上七八天，才能将晒干的稻谷装到麻袋里，一二十只，扛到二楼上去。现在保志开着红头绿脑铁苍蝇一般的机器，一个时辰就搞定，抽支“蓝楼”，耳朵上再夹一支，接到钱，数也不数，塞到牛仔裤的屁股袋里，一声多谢金安叔，突突突开着车走，他忙着哪。花钱？凤英坐高铁由武汉回来，打折返，不是钱？她一走，儿子媳妇小宝餐餐下馆子，不是钱？今年稻谷长得好，杆壮腰直，西北风吹来，好像在摇晃着一地低眉顺眼的金子，现在割去了，余下四五寸长的稻茬，印着白霜，茫茫一片，让金安心里也空落落的。不仅是稻棵没了，稻田里的青蛙，泥鳅，水蛇，蚰蚰，都没了，稻田上空的星斗，好闻的稻花清香，也没了。好在一边菜地里，黑白菜已经长圆，萝卜缨子下面的红萝卜也有小宝拳头大，菜薹也在开花，晚蜂子在黄花里爬来爬去，粘一身粉，等菜薹起来了，尺把长，大拇指粗，装一麻袋红萝卜、白菜、紫菜薹，六十多斤，抵得上高铁的票价，他就能去武汉看孙子唉。

菜地的尽头，是金安扎的稻草人，它跟孙子一样，有名字的，孙子叫小宝，稻草人的名字，叫小强。春上二月花朝，他去武汉儿子家住过两周。大学教书的儿子整天关在书房；公安局上班的儿媳忙，晚上回来手机都接不停，凤英接送小宝上下学，做饭，拖地，晚上去领着东亭小区的婆婆们跳佳木斯僵尸舞，围一个圈扭腰摆胯；他一个闲人，喝着儿子喝不完的明前茶，抽各种黄鹤楼牌子的烟，灌稻花香白云边劲酒各种酒，拎着淘宝新换了蟒蛇皮的二胡，去沙湖公园梅花香里拉《二泉映月》《江河水》，又感冒了一周，厌了，跟凤英吵架，背着麻袋回了家。来的时候，麻袋里是腊鱼腊肉腊香肠，走的时候，麻袋里是一只布偶男洋娃娃，十岁？金色的头发，鼻子皱皱的，脸白，有雀斑，小牛仔背带裤已经扯破了，是个外国男孩儿。他去楼下扔垃圾时发现它仰面躺在草丛里，心里一动，捡回来。儿子看了，说是一个俄罗斯娃娃，万卡，契诃夫，俄罗斯忧郁，他老子听毬不懂。儿媳妇扫一眼，就判断是隔壁805那对新婚夫妇扔的，他们刚由莫斯科彼得堡海参崴度蜜月回来，这才几天，蜜月中的礼物就在打斗中扯得七零八落，一地鸡毛，被扔到垃圾堆边小叶黄杨剪出的灌木丛上，去

民政局换离婚证就是分分钟的事了，公安局的女干警，火眼金睛。小宝说不好看，他还是喜欢小熊维尼，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睡，将口水蹭到它脸上，小熊也不嫌弃，总是一脸笑。凤英埋怨他，说东亭小区里爱捡垃圾的婆婆爹爹多得很，染上这个臭毛病，戒不掉的，有初一就有十五，快下楼去扔了，不然，老娘就扔你的二胡。已经不是一个老实得力的乡下婆娘，是城里小区的带头“老娘”了，架就是这么吵起来的，金安不扔，将二胡与俄罗斯娃娃塞到麻袋里，闷头坐火车带回来了。

清明节，金安给娘老子的坟拔草、砍去拇指粗细的构树棵，又每人的坟头上培了唐僧帽一般的新土块。娘老子的坟就在小澧河堤下，他家的稻田与菜地的前面，娘走了四十年，老子走了二十年，之后就是金安与凤英领着几个孩子过，后来儿子姑娘们去孝感武汉买房子，将凤英也带出去照看层出不穷的孙女和一个独苗孙子。现在这几亩地是我一个人的了，从前它要养活七个人，两季谷一季油菜，现在对付我一个，绰绰有余了，闲闲地长一点草，没什么，雀子、野兔、田鼠、黄鼠狼来打一点牙祭，也没什么，只是白吃不行，得练练胆子先。清明节的上午，金安放下镰刀与锹，在坟头与地头之间扎了一个稻草人。俄罗斯娃娃万卡是现成的，将破碎的背带裤用稻草密密麻麻地裹起来，戴上他的新草帽，将它绑在十字形的柳架上，两只手合在一起，一上一下，交错握着一条剥皮白柳木棍子，棍子前面，系着一条小宝用旧的红领巾，风一吹，就呼呼啦啦响，好像有一束火苗在绿荫荫的秧苗上飘。银安金凤黑人洋人他们由牌场出来看到，说是金安弄了一个巧板眼，这一下七月半小澧河里的淹死鬼过河堤，都会被这个小洋人版孙猴子给挡住。做得这么洋气，要是金神庙集还“抬故事”的话，这个孙猴子的扮相都可以上大桌子，去抬故事了。小强挡不挡得住鬼，金安不晓得，但他知道，这家伙给往稻田里吃蚱蜢的喜鹊添麻烦了。这几年乡下人少地荒，草虫频密，喜鹊又多又肥，成群结队，脑子没有什么长进，胆子却变大不少，看到红布飘飘的稻草人，难辨真假，总是要犹豫半天。终于有大胆的喜鹊来啄小强，它们特别爱啄小强的两只蓝玻璃球眼睛，啄掉了，金安就去河里找石头，给小强换上新的。

小澧河里的石头多的是，小强的眼睛由淡蓝色，换成明黄色的，乳白色的，墨绿色的，琥珀色的，现在是纯黑的。黑色好，看起来总算有一点

像中国娃娃了，没有那个什么俄罗斯忧郁，可能他也是听多了我拉的《二泉映月》《江河水》这样的中国忧郁吧，唉。金安不爱打牌，长牌麻将扑克牌都不爱，所以常被金凤他们那些牌精笑骂，说他个尖屁眼将儿媳妇给的钱，自己收棉花赚的钱，都藏起来，不敢输，“我们死，就睡个沙树板子，你是要打个楠木棺材吧金安，过十几二十年我们都死了，你的屋是金子打的，在河堤下的黄泉里当财主，我们哪个敢去串门！”当年的妇女队长熬成了婆，一脸皱纹菊花绽放，凶样子没了，嘴巴还是厉害的。金安拉二胡给小强听，给娘爷听，母亲去世早，她的身体早化成土了吧，父亲死的时候，背是驮的，现在可直过来了？虽然过年过节，还给他们烧纸，酌酒，跟他们喃喃自语地讲话，但金安已经记不清他俩的长相了，一张照片也没有，他都记不住，世上还有谁记得住呢？有时候，胡弦将手指划出血，金安就将血珠擦在小强的稻草蓑衣上，尿尿，也将尿柱对着埋在地里的柳架，结果到秋天的时候，柳架上都长出了绿色的柳叶。他将擦血跟尿尿的事讲给树堂听。树堂是个瞎子。金安开着电动车去附近的村里收棉花，树堂是戳着个拐棍去给老娘儿们算命，签筒抖得哗哗乱响。“等它长出心窍，它就会成精，又是柳树精，又是石头精，你也莫怕，过年我画个符镇着它。”瞎子树堂翻白眼。金安半信半疑，却并不想要树堂的符。成精就成精，我这个年纪了，怕个什么，兵来将挡，妖精来了吃一棒。它活过来，只怕比小宝还乖些。儿子说暑假让小宝回乡下陪爷爷住几天，结果被儿媳妇报了奥数、英语、作文……培优班，好像长了八只脚的螃蟹，把小宝和暑假夹着。凤英也说，人家屋里的伢都在上课，莫让他回乡下野，乡下的水又不干净。水不干净是学儿子说的，每次他开车回来，都在后备厢装一堆农夫山泉。他这又多少年没回来了？两岁时断了他妈的奶，二十岁断了家乡水。小宝，回不来就算了，爷爷这里的棉花班、稻谷班、种菜班、捉知了蚰蚰班，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去小澧河里摸鱼，你爸爸当年没上奥数，一个暑假都在河堤下的沟沟坎坎里摸鱼，一天摸七八斤鲫鱼，背上长刺的鳊鱼也摸到过，就这么着还不是摸到大学，摸到你妈的床上去了。水不干净？他摸鱼的时候，小澧河还有钉螺跟血吸虫呢！不说了，还是小强好，清风明月里，一柱一弦，那个思华年，听着金安拉二胡，好像过去热闹的那个村子，那个七口之家，那些在枫杨树影的炊烟里活跃跳踮

的生产队各色人物，打皮影似的，都在《二泉映月》里活泛过来了。

想这些干啥呢？能当杨二嫂的包子？走，收棉花去。金安朝小强挥挥手，小强手里的红领巾夹着霜粒被西风吹得哗啦响，三只喜鹊在它身边新长起来的构树苗上踏枝子，黑背白腹蓝尾，油光水滑，两大一小，看样子是一家子。东边的霞光已经发起来了，一道道铺满了小半个天空，映在小强弟弟黑曜石的眼睛里，唉，这孩子，灵醒的。小三轮电力很足，顺着长长的坡爬上水泥堤面，往北是金神庙、肖港镇，往南是涂河集、孝感城，金安收棉花的第一站是金神庙集，在那里如果能收一车棉花，就在杨二嫂的早点摊子上趁着豆腐脑，吃两个炸萝卜包子，然后继续往北，将棉花卖给肖港镇收棉花的经纪河南人老徐，一上午就算齐活了。

长堤如蛇，西北风吹得人冷飕飕的，风中已经有一点冰雪的锋刃了，明天要记得戴狗钻洞帽子，感冒了不是个事，要是凤英晓得，会被她发微信语音骂的：“你要是想死在乡里，就自己先挖个坑躺进去，莫麻烦别个，现在村里找得齐八个抬重的？儿子媳妇小宝还有我都很忙，我们都是有事的人！”凤英骂归骂，这件事金安还真琢磨过。将棺材盖支棱着，弄一个像老鼠夹子一样的机关？有一天，动不得了，不要活了，心灰意冷，带十几个杨二嫂的包子馒头，趁天黑，一个人，将新油漆味与沙树板子松香混合着的棺材，背到小澧河堤边提前挖好的墓地里，六尺深，三尺宽，六尺长，头朝东，脚朝西，仰面躺进棺材里，枕着新荞麦枕头，盖着新棉被，一边吃包子，一边由支起来的板缝里看一线蓝天里早晚光线变换，日月星辰隐现，听堤上草木间蚰蚰叫，吱吱嘘嘘，稀里稀里，它们的二泉映月，听小澧河隔着堤在泥岸下石头上流淌，水牛蹭背似的，听村里传来的哗哗的麻将声。妈说馒头要慢慢嚼才好吃，才甜，他将这句话也告诉过儿子。吃完馒头，最后下决心，将引绳一拉，啪的一声，棺材盖带着泥土盖下来，堆在四围的泥沙也瀑布般倒入，将他盖进黑暗里，最后的黑，没有一丝光，也不要魏家河的八个男人黑衣黑裤抬棺，也不要汪梁冈的三个和尚念经，也不要黑龙潭的两个道士作法，也不要匡埠的五人乐队打锣吹唢呐，也不要凤英领着三个女子哭，也不要儿子顶着白麻布，腰里捆着草绳子，在小强旁边抽烟，也不要公安干警儿媳妇在儿子身侧玩手机，也不要小宝向培优班告假说爷爷死了，老师点头同意，又布置作业说回来要写一

篇作文《我的爷爷》：“我有一个关爱孩子的爷爷，他六十多岁，高高的身材，一头灰黑相间的头发以及一双圆圆的眼睛。”春上金安读小宝的作文，和儿子像的。老师却说感情不够鲜明，要是爷爷死了就好了……小宝他爷爷我一个人在父母身边沉沉睡去，不再醒来，当然，十一月最好，三月也可得，不太冷，也没有蚊虫苍蝇牛虻往棺材里钻。我也不是没有人陪，小强就很好，到时候将红领巾换成白麻布条，将他手中的金箍棒用白纸包成孝子棍，也是个怀念亡人的意思。

金安放眼去看小澧河。白霜由河堤往下，印在黄黄绿绿的枯草上，草从里雏菊与红蓼交错开放，一块接着一块，一直连绵到河水边。草坡上是几排白杨与枫杨，白杨是从前公社、生产队种的，长得像四个兜的干部，枫杨则是自生自灭，在鸡嘴牛蹄外，自己长起来的，土头犟脑，现在看顺眼了，也没什么。东边朝霞影里，启明星还在，大别山屏风似的，一片青黑，小澧河由那里来，就在草丛与树影里曲曲折折地流着，升腾起来的一缕缕白雾在朝霞里舒卷变幻，纠缠着树林与林下早起啃草的黄牛水牛、绵羊山羊。在牛羊们身边起起落落的白鹭，仙气迷漫，像演仙侠电视剧似的，三生三世十里蓼花，这样子，并不比沙湖公园差嘛。儿子说沙湖公园讲究的是湿地生态公园，政府投十几个亿，设计师是由德国回来的，他老子天天看的小澧河不生态？不湿地？花了国家半分钱？你们一个公园，说是清朝的一个举人修的，我们往金神庙去的梅家桥，上面的车辙，还是人家赵匡胤推着独轮车压出来的，那京娘嫂子当年就穿着昭君出塞的狐狸皮衣裳，斜着身子满头汗坐在他的独轮车上。金安忽然有一点想明白了，春上由武汉回来，表面上是被凤英弄气的，实际上，他是不满意他那个俄罗斯忧郁的儿子，大早上刚刚将三轮车开出两里地，就已经腹诽他好几次。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他亲娘没忘，但这三亩地，他记得？我金安能教训他？儿大不由娘，更由不得他老子耍横了。

小时候他多乖，像小宝，但比小宝要皮实。小宝是一只被系住的猴子，他就像一只晒得黝黑的野猫。凤英一开始是开瓦窑的，一口气生了三个丫头，才开张生下来这个儿子，三四代的独苗啊。宝贝？是他爷爷的宝，他妈的宝，金安对他，凶着呢。凶是因为太喜欢吗？他看着他长出细白的牙齿，绕着堂屋的桌子跑，闻着他细黑头发里淡腥的气味，在池塘里

扑通通学游泳，背着他妈缝了红五角星的军用书包上学，放了学就下地跟他们一起干活，打猪草，捡柴火，插秧，割谷，只穿一条花裤头，头发汗湿成一缕缕，汗流到眼睛里，又滴到他们家的田地里，好多次，金安都觉得忽然眼眶一热，慌忙将头扭过去。可当着他的面，脸又板得像麻将牌上的八万似的，担心给一点好颜色，这小子就会拿去开染行。儿子慢慢长得浓眉大眼、膀大腰圆，越来越像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了，他半夜带着他，一起去涂河集卖菜，骑自行车，后座上吊着两麻袋土豆，结果儿子没怎么睡醒，迷迷糊糊由河堤上冲下去，卡在沙树林里，人却由车笼头上翻出来，捂着下身蹲在地上哭。那是金安一生里最慌张的一次，他将自己的自行车一倒，连滚带爬地跑到儿子身边，将他的身子提起来，抖，摸他的脸，没有血，往下手掌穿过裤带，摸到胯下两粒小丸子还在，温温的，汤圆似的，毛桃核似的，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他们四麻袋土豆卖了六十多块钱，回来他将钱一分一厘数给凤英，儿子冲下河堤的事却不敢跟凤英讲半个字，她要是知道，一定会扔下钱，抓花他的脸。真正地放下心来，要等到十年前，小宝出世吧。唉，莫非就是那个清早，也是铁拐李还锅的时分，这小子在堤林里摔开了心窍？小学，初中，他读书越来越好，奖状多到家里的二十几扇鼓壁都贴不下，郑家河的民办老师金芳还专门提了十斤煤油送家里来，让他晚上好好念书，金芳推着厚厚的眼镜说：“要是早六七十年，他中个秀才没问题的，我们这一块湖垸，还没出过秀才呢。”秀才就比木匠好？他后来念到“博士”，文博士就比木博士好？他已经弄不懂这个高深莫测的儿子了，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你都忘了自己姓魏，要跟着那个俄国契诃夫改姓“契”了吧！

当年拦住儿子，拯救了他宝贵的蛋蛋的沙树林，十多年前已经砍掉了，那些树的样子，他都记得，跟儿子的年纪差不多，长到二十多年的时候，有合抱粗细，打鼓壁做檩条，做房子的立柱，上梁，都是可以的，但现在乡下都用水泥钢筋做房子了，所以沙树最大的用途，是做棺材。这些年附近死掉的人，都是用那些砍掉的沙树做棺材送走的。沙木棺材轻，防虫蚊，未上漆之前，沙木的纹路像公鸡的翎毛似的，不晓得几漂亮，金凤笑话金安想睡楠木棺材，这个不对，金安想，我要的，是金不换的沙树棺材，何况它们救过我儿子的命，也就是救过我孙子的命。

金安在河堤上迎风开出二三里路，就要由梅家湾边的土坡右拐下堤，向东走过梅家桥。去年镇上派人来修整河堤，几个挖土机填堤脚，十来个人跟着混凝土搅拌机取料铺路，从前附近十里八村的男人一个冬天的活，他们一周就干完了。从前的沙土路，都翻成了水泥路，但梅家桥上的青石板还是留了下来，人家赵匡胤推车走过的桥，随便能动的？坏处是，骑车也好，开三轮也好，过桥的时候得特别小心，要是轮胎卡到石槽里，就得连人带车倒向小澧河洗澡了。现在也还罢了，要是从前，梅家湾的媳妇们丫头们在一边的埠头上打芒槌漂洗衣服，看到了，河水映白牙齿，笑得花枝乱颤，你湿淋淋地爬起来，脸上又是冻得通红，又是臊得通红。

梅家桥下春水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金安看儿子在书房里写过这十来个字，他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儿子毛笔字写得好，又大又黑。小时候他让他好好练字，因为金安小学都没读满，自己写得不好，家里的春联总比不上人家。现在这小子真的写好了，金安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应该是到金神庙集上去卖对联的伙计啊！小澧河水的确是绿得像麦苗尖似的，打着旋，散发出氤氲的水汽，缓缓向西边的中心闸流，到大澧河还有六里河堤折转。

树堂起得比金安还早。河桥边有一块小小的河滩草原，红蓼白芦，绿草未衰，朝阳由东边的河堤下翻上来，丝丝缕缕，将酒红的光线涂抹在草滩上。瞎子树堂穿着对襟的旧蓝袄子，头发又短又密，全都变成了银白色，左手抱着乌紫乌紫的签筒，右手拖着竹竿，脸被西风吹得通红，睁着白白的眼睛，就定定地站在草丛里，被红光照着，身后又是小澧河升起来的条条白雾，那样子，看得金安心里都打了一个突，这瞎子，已经活出神仙的滋味了，这样去骗附近村里的大小嫂子老太太，卦钱怕又要涨了：“一个命三十，我向我师傅交了一千个命钱才学的算命，我带徒弟，也要向我交一千个命！”有本事你涨到一百，有本事你用支付宝跟微信收钱，你就发财了老树堂！在瞎子树堂的背后，是五六头水牛黄牛，老了，下岗了，牛眼睛里的光都不比从前亮堂了，啃草也是有一嘴没一嘴，水牛黄牛旁边，是八只黑山羊，大大小小，毛色黑亮，眼神灵光，吃草也迅疾，跑来跳去，也快，常常将站在它们身边的十来只白鹭惊得连连后退。牛羊在河边吃草，将土蛤蟆小蚱蜢赶出来，蚊子牛虻集群飞来吸它们的血，白鹭是